

今年秋天,我曾经任教的中学适逢百年校庆,庆典那一天,我欣然前往。在校园里,我遇见了很多昔日的同事和学生,大家互相问好,不断地寒暄。有几位熟悉的校友在一起闲谈,我也凑了上去。有人说,某某肯定会来的;但某某却肯定不来,原因是学校已迁址,旧日的风貌也荡然无存,面目全非的母校使自己的感情疏离了,所以就不想来了。我听了不免有点嗟叹、惋惜。心想,这样的心绪未免矫情,未免形而下了。

是的,国家已另择新址把学校的旧貌换成新颜。如今,放眼望去,新校园楼舍挺拔;图书馆、阅览室宽敞明亮;运动场呈现出现代化的气派。这样的沧桑变迁,如果唐朝的大诗人刘禹锡身临其境,一定会诗兴勃发,他写旧地遽变的名句“种桃道士归何处?前度刘郎今又来”至今为人称道。可惜我非诗人,遗憾的是为众多校友翘企等待的朋友没有来,古人说:“枉尺而直寻,宜若可为也”,如果不拘泥于某种莫名的小情结,他该不会漏却这段诗情。

校园里很热闹,但我不是来轧闹猛的,我是来顶礼膜拜。在地方上堪称名校的这方水土,曾经是我的衣食父母,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处,我

笔走心缘

没有理由不来,虽然旧貌已成云烟,但它的本份没变,形而上者谓之道,它的道没有变。从民国那位前清举人创立这所学校起,如今已传到第二十任校长,百年来天翻地覆,这里的风声雨声读书声,始终没有变,它的精神依旧,灵魂长存。

我是第十七任校长点名从他校调过来的。我早就知道入门后必然劳神费力,但离家近了,我当然乐意从命。那一年,我刚过而立之年;这一来,我就没有离开过。尽管期间有很多世俗的诱惑,我也不为所动。

羁绊着我的,确切地说,让我魂萦梦绕的是至今还在的两套书:《万有文库》和《丛书集成》。当我在学校图书馆的角落里第一眼看见它们的时候,整齐地装在两个书架上,我深深地为之震惊。它老了,还有残缺,但它竟然避过十年浩劫的风暴,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,坚强地,静静地站立在那里。我也悄无声息地和它们对视着,王安石、范成大、

阎诚骏

陈师道、杨万里、苏轼、陆游……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从书脊上映入眼帘,目不暇接之间,我突然想起清人查慎行的两句诗:“湘兰沅芷年年绿,想见吟魂自往来”。是的,窗台上的兰叶年年绿着;室外的桂花正盛开着,推想而知,诗人的魂魄如天马行空,也在自由往来着。

眼前的这套《丛书集成》,扉页上端是书名,下端印着:主编者王云五。王云五何许人也?王云五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人,早年在上海做过教师,后来商务印书馆,从学徒、助手做起,一直做到总经理,解放前去台湾,1979年以91岁高龄逝世于台北。据说《丛书集成》是出版界的前辈张元济提议编纂,所选丛书起自宋,到清末止,计四千多种。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,得到知识界和教育界的高度赞扬,被称为“丛书的丛书”。

《万有文库》也是王云五先生编纂,1930年发行后,广受社会的好评,尤其为中小学界欢迎,被誉为20世纪

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大型现代丛书,收录国学基本著作、古代诗歌、名家文集以及多种自然科学著作和汉译世界名著计一千多种。

望着这些历史的遗物,我既惊奇又庆幸,它们躲过了战火、劫掠、焚毁,顽强地活到了今天,这不就是一代一代文明的灵魂吗?我仿佛听着、看着他们在低吟,在高唱;在娓娓叙说,在侃侃论辩。

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说,人有两个世界:日常的经验的世界和灵魂的精神的世界。人在前一个世界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代代相传,它体现为物质生命的历史;而后一个世界中人的精神活动,人的自由灵魂有着比物质生命更长的历史,它甚至超越时代和地域,比前者更伟大更具永恒性。

《万有文库》和《丛书集成》记录的正是前人在这两个世界中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生命活动。从此,我一个一个地访问他们;仰望他们,向他们请教,请他们释疑;白天,我常常在窗前和他们一起作精神的漫游;夜晚,我常常在灯光下聆听他们的长谈。我日益感到生命的充实,命运注定我不会离开他们。一晃二十六年过去了,退休的站点到了,命运不得不让我暂时和他们

告别。幸运的是我还能时常去拜访他们,我离不开他们的传道和解惑,宋人的诗话;元人的杂剧;明人的逸事;清人的笔记,如若离开他们,我的灵魂何以自由?精神何以振作?他们是我生命的源泉啊!

此情可待成追忆,每当我合拢书页,轻轻抚摸它们的时候,我的思绪就会飘向远方,不知百年传承中的民国时期哪一位校长把它请入校门的。这位校长肯定是目光远大,含英咀华的人物,他让我肃然起敬,他和王云五先生一样,是历史年轮中的一环,他们不但自己参与了历史的、文明的吟唱,也让我们从中汲取生命的元气和灵魂的激励,让我们的生命在和前人的跨时空的心交神游中,时时得以更生,让这种精神活动绵绵流长,即便在百年校庆后,仍然永葆青春。

记得漂泊游吟诗人荷尔德林因乡愁写过一首哀歌《回家》,海德格尔在解释“回家”时说,“回家”就是回到本原的近处,本原是什么?本原是父母之邦。我在前面说过,百年老校曾是我的衣食父母,演绎一下,这老校不就是我的本原近处么?不就是我的精神家园么?!对于一个校友来说,“母校”不就是他的本原么!

所以,百年校庆,我欣然前往。

漫卷书画

周惠斌

大千弟子刘侃生

崇明籍画家中,大风堂门人刘侃生,颇为本土人士忽视甚或遗忘。刘侃生(1908—1994),生于崇明城内北街一书香门第,幼承庭训,家学渊源(曾祖、祖父皆前清举人),早年随本邑画家苏人权、樊少云浸淫丹青,1926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,1946年经金石书画家方介堪介绍,被张大千收为入室弟子,后时蒙乃师教诲,深得大师真传。

刘侃生拜师后,张大千循循善诱,不吝赐课稿示教,并题款:“侃生贤弟留念。蜀人大千张爰戏笔。”张大千旅居巴西后,于1963年隔海遥赠画作《蕉下高士图》,落款:“癸卯八月初四日写寄侃生贤弟。大千居士”,寄寓师生思念之情。

刘侃生绘画功力深厚,技法全面,造詣精湛,举凡山水、人物、花鸟,或重彩工笔,或倾情写意,或银线白描,涉笔成趣,卓然有成。其山水画,师法石涛八大,承继大千衣钵,笔墨拙厚,气韵高古。《仿石涛笔意山水画》,构图沉郁,底蕴深厚,皴擦点染,笔法凝重,墨色苍浑。画面远山叠嶂,近水清淡,庙宇空悬,将石涛的奇肆奔放、纵横笔墨与大千的敏锐构思、雄健笔力,发挥得酣畅淋漓,既赋山水以影,又寄山水于灵,气息畅通,妙夺造化,传递出苍茫沉雄的文人诗意。

刘侃生的人物画尤其是仕女图,由大千笔法入手,渗和明清和近代前贤如仇英、改琦、费丹旭的宛丽、秀倩、美艳,既得古典美女雍容华贵、温雅婉约的神韵,又具现代女子艳而不俗、浓丽华彩的亲 and 且有新的变化意取和突破追求。《仕女执扇图》工笔设色,画中女子面色红



刘侃生 国画作品《仕女执扇图》

特色崇明

灶画

丁惠贤

半个甲子不算久远,农家都有柴灶,柴灶都有灶画。崇明柴灶的灶膛口在灶后,灶前灶后由烟柜、烟囱、灶壁组成的灶山相隔。烟柜上置搁板,板上是“上天言好,下界佑安”的灶君神位,板下空间放油盐酱醋瓶罐。柴灶用石灰粉刷,称白生灶。民间忌白,砌灶必有灶画。

灶画多的是技法稚拙的一色单勾白描,或者写上“招财进宝”等组合字,写个年月日,泼墨涂个浪花边了事。对这无异儿童画的灶上丹青,东家计较不得,泥匠本非画匠。新河泥匠沈三郎,彩绘一支笔,名盖远乡。宅上婶婶请本帮泥匠建造白墙青瓦新屋,但砌灶偏要远请沈三郎,希图画作入眼。沈三郎许月底砌灶,来的是他的小儿子和帮手。正值盛年的沈师傅敦厚的脸上看不出高明,其实青出于蓝,他的本事超过老子,太阳西挂竹梢,毛坯灶已被粉刷雪白。沈师傅哼着小调从竹篮里取出画笔、颜料,婶婶晓得他要画花,见他心情好,趁机提请师傅画得“崭点。”“好个!”沈师傅一声答应,轻身登上灶台,先画灶壁。名匠作画,惹得邻舍丢下活计赶来看。只见沈师傅大红翠绿镶

边框,色彩喜庆,这是农家在八十年代最喜欢的暖冷交融的配色,与黑墨打边相比确是出彩,吸引了一屋子人的眼睛盯着他运笔。沈师傅在画面比划后涂出了大海和蓝天,天空几朵金色云彩,像雕花床上的吉祥云,很美。接着在海天交界处出现了连绵山脉,也有奇峰突兀,松柏点翠,衬景深远,有立体视觉。画好背景,沈师傅一撸衣袖,工笔细腻地描画舳舻曲线,看画的人猜是宝船,懂意的人说是一帆风顺。接着一番浓色重彩,画出了一艘五彩鼓帆帆船。众人连叫:“好看!”婶婶满脸堆笑。沈师傅作画有章法,骨法用笔不俗,景物气韵夸张而又“应物象形”。原色、调色浓淡相宜,选材立意迎合民众的审美观。灶画高手,名不虚传,难怪婶婶要三请四邀。沈师傅又在下脚灶面画寿桃牡丹、鲤鱼鸳鸯等吉祥物,都在底色上点染花草木石陪衬,作画不敷衍,虚小亦精微,正如杜甫诗:画师亦无数,好手不可遇。完工留吃夜饭,上桌的菜是不加衬底的肉包子和红烧肉,白斩鸡大盆装,婶婶端出自酿的浓香蜜口的米酒款待师傅,格外客气。

灶画美,吸引人。大宅子上人喜欢行饭碗,早晚都有抬着饭碗串门的。以前是婶婶边吃边往人家屋里走,如今是人家过来吃饭闲聊,不是坐在婶婶的高堂大屋里贪宽畅,来人在扒饭时总会抬眼朝那灶上横瞄竖瞄。远邻特地过来看灶画,顺便路过的也会弯一弯上门细看,欣赏后都会

有一式的评语“好看!”那田里干活歇脚的人说去婶婶家喝水,无不进门后朝灶上远看近看,赤脚人也有了欣赏绘画艺术的雅兴。人来人往,婶婶不厌烦,再忙也搭讪,体现了婶婶“喜见人”,这崇明俚语的意思是“友善”。以至生产队开会,宅上人议事都要去她家,她会看一眼灶画笑着下灶烧开水,家里成了茶馆,热闹得很。都说婶婶好客,与这好看灶画衬托也有关系。

婶婶是开心人,但也会哀声叹气,因为去年家里翻造楼房拆灶毁画,她心疼。时代列车把现代炊具贩运乡村,新潮厨房却并不排斥传统灶间,二个在外工作的儿子知道娘的灶画情结,腾出一间平房砌了三眼灶,请画师画上五谷丰登、松鹤延年等画作,婶婶嘴角又挂上满意的笑。烧新灶要吃糯米粉做的结灶团圆,婶婶拣十月一日好日子,待国庆节儿孙回家团聚时才在新灶上旺火吃团圆。想着过节人多,叫宅上姐妹来相帮,她要在尺六镬里下团圆,尺八镬里烧饭,二尺头镬子里像往年一样煮芋艿毛豆荚长生果,叫大家吃得开心。想着国泰民安,生活兴旺快乐,婶婶看着灶画笑得甜蜜。

(此文为二等奖获奖作品)

弘扬传统文化 创建文明城市
主题征文

诗歌地图

光,从历史中投射出来

丁少国

一架马车会不会成为高铁的笑料
五笔输入的键盘会不会藐视一支毛笔
案头的电灯在琢磨这些事
并倔强地顶了顶沉沉暗夜

电灯是有身世的 回眸之间
光
沿着篝火油灯烛台的时间轴线
优雅地穿行,并且
从历史中投射出来
引亮满街霓虹

城市的脚步傲慢
容易迷路
容易蹂躏一大片传统的村落
蹂躏一大片故事、典籍和城墙
城市前面常用一个现代化的定语

很像是挑唆它与先民的灵魂割断血脉联系
此刻不仅需要光来照亮眼睛
还要从司南磁针罗盘中萃取出导航的智慧

顺便吧 也来定位一种真情真知
新版的QQ聊天能否胜过旧版的促膝谈心
飞机呢,愿否卸下鸟儿一样的翅膀
注释:在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中,我们似乎丢掉了传统文化、历史文明。



崇明人:可以芦苇形容

北风

河、大河和长江的边边上。

有了芦苇,有了人们对于芦苇的信任和依赖,我们就有了房子,用芦苇做墙、做顶、做门的房子。我们也就睡在芦苇编的芦笆门上,穿芦花做的鞋子,一个冬天都脚暖身暖。崇明

的白扁豆、山药、香芋等等农产品,都攀援在芦苇棚上生长。粽子如果不用芦叶包,就没有独特香味了。芦苇当作柴烧,放灶膛里家家户户炊烟袅袅,塞窑门里把泥土烧成了砖瓦。有了芦苇,就有了生活。芦苇就是一个

会得打算着过日子的聪明又精时的崇明人。

冬天里要挖河泥了,河泥深处,芦根雪白,还一节一节长得长。吃一口,哗哗有声,甜得干净又清爽。想不到,一株芦苇的根,从沟坡伸下去,一直要到河底,还如此清白。它就是一个像我们崇明人说的清水和根根固固的人。有人问,可见过弯曲的芦苇?这,大伙儿真的没有见识过。芦苇根根笔直,尽管它们也没少经历大

风。芦苇初生,沟边冒出一坡嫩芽,长高时风吹苇动,姿态可人。可是到了收获期,朴素无华,连一朵朵的花也只是是一个“芦花霜外白”的景象。芦苇这样根深,这样正直,这样朴实,用来比喻崇明人,也很合适。

那么,我们就说,芦苇就是崇明人,崇明人就是芦苇。